



【清明时节】

## 寒意的清明

□杨文学

那一年的清明，淡淡的春风里充斥着寒意，坟茔上的黄土经过冬日漫长的蹂躏依旧泛着新鲜，只是泥土的芳香早已在山风中飘零。坟前有序排列的花束无意间幻化出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于是簇拥的鲜花让寒意的春天散发出暖暖的温情，于是我决定留下来，给英年早逝的你写一本书，写一本让后人感动的书。

“政声人去后”是古人的智慧，也是时空的检验，当我以普通员工的身份融入死者生前的环境后，低哑的哭声总是在叙谈间响起，真诚的怀念毫不修饰地写在脸上。于是一种久违的感动扑面而来。

我与你毫无瓜葛，对你的认同和敬意是在这些陌生的面孔所表达的情愫里走向提升和完善的，于是便有了这部被读者认同的书。我深信自己的文学叙事一时无法获得普通读者的认可，因为此书是对阅读能力的一次考验，就像后人对你的认知一样，一切都需要心思和时间，对此我深信不疑。

第二年的清明，温凉河畔的小花山上，孤坟依旧突兀在清明的寒意里，新鲜的黄土早已没有了去年的色彩，坟茔被荒草所掩埋，坟茔成为一处蓬乱的草丘，只是坟前的花束依旧鲜艳。我将新书放在墓前，散发着墨香的新书在鲜花丛中格外耀眼。那一瞬间我为赵总自豪，一个人去后，居然有那么多人还在怀恋，这是对那句诗最好的诠释：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当财富征服了人性的时候，一切伟大和豁达都将变得渺小和狭隘。

就在你被授予“时代楷模”之后，一场孕育已久的危机终于在颂扬声中爆发了，安静的你重新被不同的目光所审视。其实，安详地睡在小花山上的你的初衷是在目睹集团的发达中安然，后来发生的故事绝不是你愿意看到的场景，但是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因为十几年的病魔已

经让你五劳七伤了，许多影响后世的人和事已经来不及处置了，那就留给后人吧。于是前人承受的苦难，往往被后人重复，历史告诉我们，这是英雄共有的无奈，也是英雄的悲哀。所幸的是后来人能够负重前行，将英雄未竟的事业光大下去。

你走了，选在厂区内的花山上安息，活着一生在奉献，死后静静地躺在黄土下默默祝愿：鲁南的明天会更好！或许，这也是那些来来往往祭奠者的心声。

一年一年清明来，一年一年桃花开。小花山上的小路因你被踩成大道，寂寞的小山因你而热闹。

你的离去，是集团的不幸，回想起你带病而为的日日夜夜，你的不幸也许是你的解脱，后来的故事更加验证了我的断言。是的，你太累了，原本商场如战场，一不留神就会全盘失败，所有的辉煌都会在一次失误中化为一地鸡毛，商战原本是无情的，加之人心之间的原有的寒意在被利益急速降温，最终演绎成无情的较量，于是这一地鸡毛更加杂乱无章。所幸的是你的精神给后人带来了前进的能量，他们在危机四伏的路上向着太阳一路执着……

前行才是你的愿景。

集团走得越远，你在小花山上就越安详。

又是一年清明节，今年的清明注定不会热闹，疫情肆虐让人无法流动，小花山也注定要比往年冷清，但是，祭奠不单单是坟茔前的叩拜，更是心底的默念。由于上述原因，今年我无法走出济南，无法走上小花山，于是就有了这篇短文。

今年的清明依然充斥着寒意，即便是脱掉棉衣换单褂的济南也不例外，但是，清明来了温暖就会接踵而至，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许多时候，规律是需要遵循的，如同小花山上的桃花，春天来了花就开，秋天到了叶就败。

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只要深深地怀念就够了。尽管清明里寒意并没有褪去，但春意已经盎然。

□张建梅

我有三个哥哥。我出生前，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个女儿。

母亲怀我时，父亲总是把我三哥叫到跟前：“儿啊，你妈能给你生个弟弟还是妹妹啊？”三岁的三哥，懵懂地信口一句：“弟弟吧。”“啊？弟弟吗？你再好好看看。”三哥瞄一眼母亲的肚子，改口说：“妹妹。”父亲便高兴地拍着他的头，连声说：“小儿儿的眼尖，话最灵了。”

我出生那天，雪后初霁，碧空如洗，阳光洒在屋顶厚厚的雪毡上，闪着耀眼的亮光。父亲早早就把接生婆刘婶儿请到家里，准备停当，父亲就到院子里劈柴。当细微的哭声透过厚厚的窗户传出来，父亲扔下斧头，一个箭步冲进外屋，急急地问：“他刘婶，生个啥啊？”“他张叔啊，是个姑娘，这下你可如意了。”父亲拿出10块钱，进里屋，塞到刘婶儿手里：“他刘婶儿啊，辛苦了，你是我家的大功臣啊！”

那天晚上，从不沾酒的父亲倒了一小盅白酒，抿口酒，念叨句：“嘿，我有姑娘了！我家有穿花衣服的喽！”父亲又将哥哥们招呼到身边，“儿啊，你们仨都听好了，你们有妹妹了，以后你们凡事都要让着她、护着她，都记住了吗？”哥哥们纷纷点头。大哥还挥了挥拳头：“放心吧，爸，谁敢欺负妹妹，我就狠狠地揍他。”一家人徜徉在幸福的喜悦里。

一周后，漫天的飞雪舞了一天，挂钟的时针指向七点。天已漆黑，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坐月子，照顾不了几个哥哥，大哥二哥被安置在大娘家里。母亲身边没了帮手，便自己扣上帽子，捂了围巾，裹上棉袄，推开门，在寒风中抱了一捆柴回来，添在灶膛里，做了晚饭。当我三哥端起饭碗，抬头看忙碌的母亲时，突然尖叫起来：“妈，你的嘴怎么了？”母亲赶紧拿来镜子，发现嘴巴已歪到了一边。刚才忙着做饭，根本没有察觉。

九点多父亲才冒着大雪急急赶回家。父亲说厂里来了紧急任务，心里急得要命，生怕家里出点乱子，这下可好，怕啥来啥，家里真出事了。父亲一边懊恼，一边试图用小勺给母亲喂点水，但水全顺着嘴角淌了下来。更糟糕的是，母亲一急一吓，原本丰盈的奶水没有了，我在襁褓里嗷嗷哭个不停。父

□庞珍

午后，春寒料峭，天空湛蓝澄澈，干净得没点儿杂质。我抬头看看蔚蓝的天，听鸟雀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耳畔拂过轻柔的风，哦，春姑娘真的来了，在这人间住了下来。

其实，冬的酷寒一直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各种报道接踵而至。诸多不良情绪按下去，又浮上来，如影随形，心里灰蒙蒙一片。平常日子里，常听到这样的安慰，过两天，天暖和暖和就好了。可是，今年的春天太漫长。

想到几天前的发现，校园里有一棵腊梅开了，趁午休就决定绕远去看看。从宿舍到办公室还有一段距离。走过高中部办公区，小雨道的西南角，它是一个不起眼的存在。

路面是彩虹路，地面红色，冬青和黄杨还是暗淡的，相对于身边的法桐、栎树和国槐，她实在太渺小了。如果不抬头，只顾低头走路的话，是不会发现她的。周围是高高的图书馆和教学楼，转角地带空旷，道路两侧栽有各种树木和花卉，松树、南洋杉，做成花圃的红叶石楠、锦带花坪。她呢，仅仅高过冬青灌木丛，树干还不如我的手腕粗细，一米高低，主干上花枝纤细，七八枝吧，只是每个花枝上都盛开着粉红色的梅花。

在这天空安静的蓝和大地苍凉的枯黄之间，世界是单调的沉寂。而这腊梅，灼灼地盛开，清晰又明亮，芳香而灵动，这是春天在召唤。我不由紧走几步。

一阵浓香扑鼻，啊，是梅花的香！相隔几米，就闻见了。我走近她，在小腊梅流动的香波里，我真切地意识到，我来

【念念亲情】

## 父亲的泪水

【落英缤纷】

## 一颗心在春天安放

亲心疼地开始抹眼泪：“都怪我啊，孩子刚出生，就没吃的了，我这可怜的姑娘啊。”

我家邻居王婶的孩子比我大半年，知道母亲没有奶水的事，每天白天过来给我喂点奶。在那个副食供应全凭票的年月，父亲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了点麦乳精搭配着，勉强让我能吃饱。大夫每天来给母亲针灸，再加上吃药，喝猪蹄汤，到满月那天，母亲的嘴好了，奶水重又汨汨而来。看到我在母亲怀里喝足，露出可爱的笑脸，父亲又湿了眼眶。

当然，这些都是母亲讲给我的。母亲还跟别人说起，自从家里有了女孩，父亲就变得爱哭了。

一次，父母不知为啥吵起来，吵着吵着，就上升到离婚的话题上。父亲在一边抽烟，母亲在一旁垂泪。我那时七八岁的样子，站在他俩中间，两手叉腰，一副小大人的模样：“你看看你俩，又说离婚，离婚，光图自己痛快了，想过我和我哥吗，你们要是离了婚，我们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多可怜。”语无伦次地说，委屈的泪哗哗地淌。父亲一把将我揽到怀里，用衣袖给我擦着眼泪：“好孩子，不哭了，都是爸爸不好，我和你妈不离婚！我最见不得我姑娘哭，我姑娘的泪啊，都砸在我心上。”说着他的眼圈也红了。

岁月的脚步，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加快。2000年，父亲病了。躺在病床上的他，握着我的手，谈起了我的婚事。他说：“从结婚这事上看，还是生男孩儿省心，就像你哥结婚了，你嫂子嫁到咱家，我和你妈会像对自己姑娘一样对她。可是，你要是成家就得去别人家，那家人对你好不好，就得看你的运气了。我多希望看到你成个家，有个人好好待你，我就没有牵挂了。可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他的泪顺着清瘦脸颊不住往下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流泪。

与父亲相伴的二十八年里，他每次流泪都和子女有关，而他的泪，何尝不也重重砸在儿女的心上？

转眼父亲故去二十多年了。清明时节，我打开手机，优美的歌声传来：“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你，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伴着歌声，我看到了父亲久违的面庞。

晚了。很明显，花枝下面，有的花瓣已是折皱的，花片惨惨淡淡的白，花蕊已经泛黄，失了光泽。这馥郁的香气已经散好几天了吧？好在我还是来了，上面的花枝好多梅花在盛开，枝杈上还有小小的膨胀着的花苞，能开好几天。我悄悄地对她说，放心，这几天，我都来看你。看你开花，看你长叶，看你长高。腊梅回我粉红的笑颜，枝头颤颤……

可巧，这时蜜蜂也来了，有好几只呢，其中一只趴在花蕊上，一动不动，认真地采着花粉，我拿出手机，为它拍了个特写。此刻，它们嗡嗡地叫着，风儿在耳畔殷勤地闹着，这辛勤的小蜜蜂采花粉，酿自己的蜜。这腊梅，兀自站着，用一树红艳艳的花儿迎我来，送我走。

席慕容曾说，“涉江而过，芙蓉千朵，诗也简单，心也简单。”是啊，简单的存在！这腊梅，无论我来与不来，她都做着自已该做的事，在合适的季节里开花、散香、长叶、凋零，继而等待，默默成长。生命蓬勃时，葳蕤成最美的风景；掉落时，静守角落一隅，安然恬静。这世界不也一样吗？无论我忧愁还是快乐，日子总在一天天消逝。

想到这里，我的心突然间安静下来：生活其实很简单，一个人的力量也有限。这世界可大可小，不是风动，是自己的心在动。夏天里有暴雨，秋天里有朔风，冬天里有皑皑白雪，那就让自己在春天里放一个小小的梦进去：安放好这颗心，该经历的苦和痛，不怨怼；日子里的甜和乐，不得意。接住，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如这小小的腊梅花，在春来之际，站成自己清新干净的风景。

春天里，安放一颗心，与清风同行。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